

楔子 血染新婚夜

晉康二十四年，二月十八，宜嫁娶。

汴河畔的細柳剛抽出嫩生生的新芽，鳴鶴山頂經冬的積雪剛化完，沿著山間飛瀑溪流，點點滴滴匯入汴河，料峭春風拂來，平添三分涼意。

姜嬋身著流彩暗花雲錦繡纏枝並蒂蓮爛邊的大紅禮服，朱唇口脂色澤灼人，潑灑如她眸子裡的光彩，她望著銅鏡中梳著紺綰雙蟠髻的倩影，不由抿唇一笑，梓言見了定會歡喜。

她身子纖細，內裡穿著夾襖，亦不見半絲臃腫，即便如此，她仍不肯聽娘親的話將氅衣披上，把娘親糊弄出去，便把那孔雀紋大紅錦緞氅衣丟在身側的花梨木憑几上。

聽著全福人滿口的吉利詞，她沒來由地憶起昨晚娘親匆匆拿來的畫冊，小人打架的模樣怎麼也揮之不去，登時粉面含羞。

戴上大紅鴛鴦流蘇蓋頭，趴在大哥寬厚的脊背上，姜嬋幾欲落淚，這才真切地感受到要嫁為人婦的惆悵。

只是一想到要將最美的一面呈現給宋梓言，姜嬋便輕咬朱唇，天鵝頸微微揚起，生生將眼眶裡打著轉的淚嚥回肚裡，大喜之日，她可不能學那些鬧了笑話的貴女，把妝哭花了。

伏在大哥背上還不覺得，坐在轎子裡渾渾噩噩，姜嬋才發覺自己已凍得手腳冰涼，錦緞帷幕，緞面繡花喜鞋根本擋不住寒風。

姜嬋懊惱了，她該聽阿娘的話，將那件氅衣披上禦寒的。

但她的懊惱也只那一瞬，聽著外頭的喜樂，她隨即又歡喜起來。

與宋梓言的婚事是姜嬋磨著爹娘應允的，但宋梓言諸事繁忙，無奈推遲婚期，一晃就是三年，爹娘因此越發不看好這樁婚事。

唯她不甚在意，她只在意等了這三年，宋梓言終於來娶她過門，從此她便能以琴瑟和諧的樣貌，讓爹娘知曉她的選擇多麼明智。

同宋梓言一道拜了高堂，姜嬋格外慶幸頭上的蓋頭未揭，賀喜的親朋便看不到她半分矜持也無，面上是藏不住的歡喜。

然而等到獨自坐在喜房中足足半日，縱使房中炭盆裡燃著上好的銀炭取暖，姜嬋仍覺得手腳冰涼僵硬，星星點點的不安在心底蔓延瘋長，就連對著素日裡最親近的丫鬟蘿月，她也扯不出半絲笑意。

難道真如爹爹所說，宋梓言娶她是另有所圖？

姜嬋下意識地搖了搖頭，她不信，若梓言娶她果真有所圖謀，那不更應該早早娶她進門，何必將婚事拖延至今？如今他已貴為兵部尚書，位高權重，能圖她什麼？好不容易說服自己，姜嬋深吸一口氣，又徐徐吐出胸中的鬱結，神色終於鬆快了些。

聽到外頭一串輕快的腳步聲，姜嬋忙將蓋頭復原，面帶歡喜，正襟危坐於大紅色繡著百子戲春圖的錦被之上，等著她的夫君來揭蓋頭。

透過蓋頭下邊流蘇的縫隙，姜嬋眼看著宋梓言穿著繡紋精緻的烏皮靴走到她跟

前，眼看著一雙因習武而結了一層薄繭的手向她伸來。

「嬪兒，讓妳久等了。」宋梓言聲音帶著淡淡的笑意，溫潤又好聽。

姜嬪心頭一顫，便見著眼前礙眼的蓋頭被他一手挑開，讓她得以重見天日，她粲然一笑，只願他能像話本子裡的才子一樣，將新娘子最美的模樣刻在心底珍藏。感受到宋梓言眼神灼人的熱度，姜嬪垂眸，暗暗勾唇一笑，梓言果然是歡喜她的，不枉她丑時便起身梳妝。她向來知曉自己姿容出眾，這也是她不擔憂宋梓言會變心的原因之一。

「夫君。」姜嬪輕啟檀口，才喚了一聲便羞難自抑，螭首垂得更低些，髮髻上掛珠鳳釵，襯得她容顏較腮邊上等東珠還打眼。大紅衣領下露出一片雪膚，恍如冬日一叢紅梅間掩映著的香雪之姿。

宋梓言自詡是做大事者，不會耽於男女之情，然而鳳燭輕爆，美玉在前，他也不由得喉頭滾動，起了心思。

隱在長窗外吹冷風的郭飛燕，見到這情形哪有不懂的，頓時等不下去了，朝門口的丫鬟使了個眼色，眼中毫不掩飾的陰狠，嚇得那丫鬟一哆嗦便敲開門進去。

「公子，夫人，更深露重，先飲了這合卺酒，暖暖身子，這酒是奴婢特意溫過的。」姜嬪抬眸望著這位紫衣丫鬟，她天庭飽滿，下巴圓圓，雙垂髻上綰著大紅髮帶，腰帶也是大紅色，顯得極喜慶。

虧得這丫鬟心細，她都忘了還有合卺酒這回事，怎麼連梓言也將此事忘了？

一想到，他可能是被自己的姿容晃花了眼，姜嬪便覺面頰發燙，怕宋梓言看出端倪，忙朝那丫鬟招了招手，「有心了，拿來吧。」

姜嬪沉浸在心願達成的喜悅裡，卻絲毫未曾留意宋梓言的神色，更沒看到他眸中的陰翳與惱恨。

宋梓言怎麼能不惱呢？雖然這三年是刻意吊著姜嬪的，可他對姜嬪也並非全無感情，別說姜嬪體貼識大體，就說這張恍如明珠生輝的玉顏，擺在屋裡也讓人心生歡喜，她生出的孩兒，定會比飛燕肚子裡的更招人喜愛。

他原想著事成之後，把姜嬪軟禁於後宅供他賞玩，無奈飛燕不允……也罷，女人就是小心眼，為了不誤正事，他忍下了。

可看著丫鬟捧著的托盤上，兩只白玉盞中酒光潑灑，宋梓言才明白女人的心眼比他想像的還小，郭飛燕連他入洞房的機會都不給。然而箭在弦上，成敗只在今夜，即便捨不得，他也不能阻攔，否則若郭飛燕發瘋，定會叫他功敗垂成。

想通其中利害，宋梓言垂眸望著腳上的烏皮靴，眸中灼灼之色頓減。

郭飛燕一直盯著屋裡的動靜，眼睛都沒顧上眨一下，見到宋梓言如此舉動，心下方才稍稍安定。

今夜之後，梓言必登大寶，他的后位只能屬於她，誰也不能跟她爭，尤其是她這個自小姝色動京城，備受爹娘寵愛的好姊妹！

若論家世，姜家只有名頭好聽，郭家手裡握著的才是實打實的權力，憑什麼姜嬪從小便不費吹灰之力，就能得到她想要的一切！

姜嬪哪裡知曉，郭飛燕對她的「姊妹之情」竟如此之深，陪著她待字閨中不說，

還親自守在她喜房外，她接過紫衣丫鬟遞來的白玉盞，一臉羞赧，幾乎不敢抬眼看宋梓言一眼，自然未能察覺宋梓言的眼神一派陰沉。

宋梓言緊握著白玉盞的那隻手臂，繞過她廣袖下露出一截雪白皓腕，不經意的肌膚輕觸，讓姜嬈怦然的心更如擂鼓，她看到宋梓言握杯的手指力度大到指尖泛白，一顆心更是雀躍，他也如她這般緊張呢。

姜嬈閉上那雙彷彿會說話的眸子，一仰頭，滿頭珠翠珊珊作響，比內教坊新作的曲子還撓人癢處，盞中甘露頃刻間便見了底。

這酒烈性，不似她尋常偷喝的果子酒，入口極嗆人，姜嬈一通猛咳，剛剛好些，未及開口，便覺一陣腥甜勢如海潮噴湧上來。

「嘖！」

宋梓言就這麼看著她血灑喜房，看著她捂著絞痛的腹部，無力地倒在斑斑血跡之側，看著她從茫然到醒悟，看著她眼中所有的期待喜悅悉數湮沒。

姜嬈捂著肚子，只覺腹中滲入骨髓之痛，亦不及她心痛之萬一，琉璃般的眸子裡寫滿了灰敗冷寂，愣愣地望著對她的痛楚無動於衷，連眉心都沒皺一下的男人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真的很想知道，宋梓言若要取她性命，為何要等到今日，等到這個於她來說宛如新生的日子，將她在閨閣中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的等待，化作夢幻泡影！

可是，她口裡的血止不住地流，髮絲被暈濕黏在肌膚上，她意識飛速渙散，她連宋梓言張沒張嘴都看不清，她知道，她等不到那個答案了。

一刻之後，姜嬈發現自己飄盪在鎏金紫銅香爐的氤氳煙霧之中，她疑惑地望著地上的另一個已經僵硬的自己，好半天才接受自己已經死去，如今只是一抹魂魄的事實。

「梓言，你是不是捨不得她？」郭飛燕不知何時進來的，用她充滿算計的宛如蟄伏毒蛇的眸子盯著宋梓言，面如凝霜。

宋梓言忙換上笑臉，將她攬入懷中，抓起她一隻手貼在他胸口，「唯一能讓我捨不得的，只有妳而已。」

郭飛燕當然知道他在說謊，可姜嬈已經死了，宋梓言縱有再多想法也只能是空想，更何況……郭飛燕隨意掃了那香爐一眼，很快便收回目光，呵，她樂得聽宋梓言這麼哄她。

她撫了撫小腹，一臉溫柔，「梓言，你別怪我小氣，等你榮登大寶，後宮佳麗三千隨你挑選，只是不能是她，她這一生得到的夠多了，我卻只有你和腹中的寶寶，即便是為了寶寶，我也不得多思量些。」

說著說著，她泫然欲泣，床角雕花燭臺上鳳燭「嘩剝」爆了個燭花，身量纖細，氣質柔弱的郭飛燕，更顯得我見猶憐。

「乖，憂思傷心，莫傷了腹中孩兒。」宋梓言溫柔安撫，刀削般的下顎抵在郭飛燕柔順的髮絲上，眼神幽深，瞧不出他真正的心思，「燕兒不是一早便知，拿婚約吊著她，只是為著讓昏君項梁放下戒心罷了，畢竟姜衡是項梁的心腹之臣，若無這婚約遮掩，豈有我們今夜舉事之機？」

宋梓言自說自話，卻沒發現懷中佳人正望著香爐上的煙霧，笑得嘲諷肆意。兩個各懷鬼胎的男女，表面上依然親密萬分，把這間新房當成了兩人的新房。姜嬈突然頓悟了，甚至望著本該屬於她的大紅鮫綃帳裡，被翻紅浪，無情地嘲笑著已經冷透了的她，她也生不出一星半點的恨意，只有大徹大悟的通透。原來這一切都是拔步床裡的兩人早就謀劃好的，難怪他沒穿雲頭鞋，難怪他身著大紅禮服竟還綁緊小臂，他根本不是來洞房的，而是來取她的命！而她能有機會做個明白鬼，全賴她的好姊妹郭飛燕，毋庸置疑，這香爐是被郭飛燕動過手腳的，只是不知她做出此舉，是為了炫耀呢，還是什麼呢？一炷香即將燃盡，姜嬈恍然發覺，此刻的她虛弱得猶如香爐裡青灰色的灰燼，風一吹便會消散無蹤。

喜房裡一股石楠花的味道，熏得人噁心，連她這隻鬼亦覺不適，正當她期盼著這炷香快些燃盡的時候，忽而聽得庭院裡傳來錚錚鐵甲之聲。

「宋梓言！爾等亂臣賊子，還不束手就擒！」

傳進屋中的聲音清冷涼薄，是姜嬈不曾聽過的，左思右想也不知除了鎮北侯，誰還有這能耐闖進宋府後院。

門外呵斥之言，如同寒刀霜劍刺來，郭飛燕面上紅雲眨眼間褪得一乾二淨，擁緊大紅衾被，將身子裹住，仍擋不住周身冷意。

宮變失敗了？

「不會的，不會的……」郭飛燕口中喃喃，滿腦子只有這一句。

「蘇、玉、城！」宋梓言怒罵出聲，騰地一下從大紅喜被中彈起來，三兩下繫好護腰和白玉束帶，「你竟敢棄了城門，私闖本官宅邸！」

哦，原來是那位狀元郎，蘇玉城。

姜嬈會知道他，全因那屆春闈他在殿試上壓了宋梓言一籌，以至於她心中驚才絕艷的宋梓言被點了探花郎，無緣折桂。

蘇玉城踏進門來，面上掛著冷笑，頭盔遮住了大半面部輪廓，露出線條堅毅的下顎，配上挺直的鼻，寒潭般的眸子，姜嬈只覺他活脫脫就是話本子裡的冷面寒槍俏戰神。

隨即她心神一凜，罵自己都什麼時候了還在想俏郎君。

話本子看太多，腦子都看壞了，姜嬈思量著往後絕對不再碰話本子，也絕對不再喜歡俊朗有才的俏郎君，可是……她哪裡還有什麼往後？

蘇玉城目光掃過地上死去多時身著吉服的新娘子，眸中閃過一絲憐憫，然而再抬眸看向宋梓言，卻又一派冷凝，「有何不可？擒賊先擒王，古已有言。只是，我倒想問你一句，你手刃北遼三皇子之時，他可否後悔生了你這麼個兒子？」

宋梓言聞言，面色慘白如雪。

「拿下！」不待宋梓言摸到長刀，蘇玉城便一聲令下，將宋梓言綁了起來，臨出門之前，腳步微微一頓，吩咐了一句，「將屋裡女子好生安葬。」

屋裡的女子不止姜嬈一個，但論起安葬，也只有她，姜嬈不由朝他寬闊舒朗的背影，投去一記感激的眼神。

只是這眼神自然不能指望蘇玉城能接收到，姜嬪最後一絲意識被猝然傳來的帝王駕崩喪鐘聲擊碎之時，蘇玉城竟忽而回頭望了香爐一眼，只看到一段已燃盡的香散去最後一絲青煙。

兵變失敗，昔日風光無限的兵部尚書宋梓言，一朝淪為亂臣賊子，孟皇后親下懿旨將其打入天牢候審。

郭家是宋梓言狼子野心的最大助力，自然脫不了干係，府上成年男丁悉數被發配邊關苦寒之地，成年女眷則沒人掖廷或是教坊司。

寒風如冰刃，刮在郭飛燕身上，她被兩位寒甲兵士粗魯地推擠著，往教坊司最下等的官妓房走去。

血水順腿流下，將已經髒的看不出顏色的繡花鞋洩成深深的紅，刺目而冰冷，但再冷也不及她的心冷。

郭飛燕瘋了一般，掙脫士兵的手，狠狠撞向一旁的石柱，頹然倒在血泊裡，睜得大大的眸子逐漸渙散，彷彿看到姜嬪在朝她笑著問：「飛燕，這就是妳要的吗？」

第一章 重回三年前

姜嬪是被雪衣娘與丫鬟蘿月拌嘴的聲音吵醒的，一睜眼，望著雪青色紗帳上的牡丹芙蓉梅花刺繡，怔愣半晌，她才接受自己身處閨房的事實。

她撐著胳膊想要坐起來，誰知才起了一半，腦仁兒猛地一陣眩暈，讓她不由自主地躺回去，「咚」地一聲磕在軟枕上，不甚疼，腦子卻更懵了。

蘿月聽到動靜，快步走來，站在架子床邊探頭問：「姑娘可有頭痛？昨夜不該貪嘴飲那許多果子酒的，若是明日下定，叫人瞧出姑娘原是個酒罈子可怎生是好？」說罷，兀自掩唇而笑。

若是往常，姜嬪定會與她笑鬧一會子，可此時姜嬪哪有這心思？

下定？

姜嬪的腦子頓時清明了些，蹙著眼睛暗自沉思，終於從記憶中找出這是哪一回事。在宋家長輩來下定的前天夜裡，她心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，才一時興起飲酒沒個節制，隔日腦仁足足暈了一天方好。

她這是回到過去了？

姜嬪驚訝無比，但一切看來都是這麼真實，她不由自主就思考起來接下來的相看之事。

前世渾渾噩噩，成了個被人卸磨殺掉的大蠢驢，姜嬪心中並無太多怨懟，真要說怨，也只怨自身識人不清又太過執著。

諸事不上心，可不就活該落得慘澹收場？

上蒼垂憐，許她重活一世，斷不能再重蹈覆轍，只是不知，若郭飛燕知曉，那炷神奇的香能讓她有如此造化，會不會後悔呢？

臨終時的情形，在姜嬪腦中盤桓許久，她忽然有些許感激郭飛燕，若不是郭飛燕著人奉上那杯鴆酒，她又豈能將心中對宋梓言的全部執念，一夕斬斷？

姜嬪自問，赫然發覺她並不知曉自己到底歡喜宋梓言什麼？

或許因他是京中所有雲英未嫁小娘子的春閨夢裡人，前世的她便覺宋梓言必定會是這世間最好的郎君，又想著最好的事物皆值得去等，於是她傻傻地等了三年亦無悔，卻遭到現實的無情捶打。

「姑娘！姑娘！」

蘿月焦急的聲音傳來，打斷了姜嬪的思緒。

見姜嬪愣愣地看她，方才半晌沒等到姜嬪跟自己說笑的蘿月更是焦急了，「姑娘怎麼不說話呢？可是昨夜受了涼？奴婢這就去請大夫！」

姑娘是怎的了，一醒來便呆呆的，整個人跟丟了魂似的。

莫不是昨夜姑娘飲多了酒，寒邪入侵，招惹了不乾淨的東西？她到底是該去請大夫，還是該去稟報夫人，請道士高人前來做法？

夫人將姑娘寶貝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她若去稟報，夫人定會先打她一頓板子再說話！

一想到那個畫面，蘿月就一陣肉疼。

姜嬪神色懨懨地擺了擺手，「不必，我只是腹中空空不舒服，妳先伺候我梳洗，待會兒用些朝食便可。」

蘿月見她思緒清晰，口齒利索，暗暗鬆了口氣，吐了吐舌頭，叫上松雲一道張羅開去。

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姜嬪正愁找不到好藉口把明日下定之事攪黃，蘿月的話倒是讓她心中頓生一計，此計若是能成，她有十足的把握，叫宋府女眷無功而返。

姜嬪是真心想回頭，只盼宋梓言能就此放過她。

想到不必再與宋梓言訂親，不必重蹈前世覆轍，姜嬪只覺心頭一方巨石被挪開，心情鬆快許多，足足用了一碗魚肉羹，外加一盞鹿梨漿，仍覺意猶未盡。

坐著時不覺得，甫一起身，姜嬪便覺腹中墜墜，怕待會兒阿娘笑話她貪嘴，特意去園子裡走了一圈，才去林氏院裡請安。

剛進院門，姜嬪便聽到裡頭細碎的說話聲，今日韓姨娘倒是比她來得早些。

「夫人，咱們府裡只這一位姑娘，真的要許給尚書府上的公子嗎？雖說品貌尚可，到底出身比不上皇親貴胄，以姑娘的人品，嫁去王府做正妃也使得。」韓姨娘的嗓音嬌嬌柔柔，聽得人忍不住心生憐惜。

即便不喜旁人背後議論她的親事，姜嬪聽著這樣略帶關切的聲音也討厭不起來，只是，韓姨娘在府中一向低調行事，怎的也關心起她的親事來了？

聽這話裡的意思，連韓姨娘都不看好她嫁給宋梓言呢，所以前世她是被屎糊了眼睛嗎？

姜嬪暗暗自嘲，又覺得韓姨娘的話有種說不出的怪異。

當年祖母在世時，趁著她阿娘懷著大哥，將身邊得力又有幾分姿色的韓姨娘送到爹爹房裡，雖未成事，可到底對外宣稱開了臉的，這麼些年便一直養在後院。

既是祖母選中的，合該有幾分玲瓏心思才對，明知聖上對幾位王爺尤為忌憚，全都放在眼皮子底下，尋常都不許與臣子結交，形同軟禁，怎的還會提讓她嫁入王

府？

爹爹身為內閣大學士，雖說簡在帝心，可伴君如伴虎，若要長久，最忌對聖上有異心。

姜嬈聽著阿娘低聲訓斥韓氏，默不作聲地上前，從松雲挑開的門簾中走了進去，抬眼便見阿娘給了韓姨娘一個警告的眼神，顯然是不想當著她的面繼續討論親事。

姜嬈勾唇一笑，她的親事，阿娘確實犯不著跟個姨娘探討。

倒是平日裡低眉順眼慣了的韓姨娘，一見著她，眼中竟流露出嫉恨的神色，唯恐被她發現似的，只一瞬便起身向她行禮，看起來最溫順最懂規矩不過。

可姜嬈知道，那個眼神不是她的錯覺，原來一向對她溫柔恭敬的韓姨娘，並不喜歡她呀？

前世不願費腦子，卻不代表她姜嬈是個蠢物，略略一想她便明白了，同為女子，阿娘與爹爹伉儷情深，兒女雙全，而韓姨娘已過三旬，卻膝下清冷，心中有怨也正常。

姜嬈暗自點頭，有怨好啊，雖說韓姨娘不想讓她嫁給宋梓言或許是因見不得她好，可姜嬈還是很樂意她關鍵時刻來幫忙的。

韓姨娘倒是很自覺地退出去，留姜嬈和林氏母女單獨說體己話。

林氏私心裡也並不想這麼早便替女兒定下親事，可女大不中留，這親事是姜嬈樂意的，林氏便只能打趣她幾句，不再說二話給閨女添堵。

對此，姜嬈頗感無奈，若是阿娘不這麼由著她，說幾句潑冷水的話，她順勢把這門親事推了多好？偏偏為了不流露出真實意圖惹阿娘懷疑，她還得裝出一副很嬌羞的模樣。

陪林氏閒坐一個時辰，姜嬈只覺比陪二哥練箭還累。

告退離開之後，姜嬈帶著蘿月回自己的院落。

「韓姨娘在幹什麼？」繞過彎彎曲曲的迴廊，在月門便碰見松雲，姜嬈隨口問道。漏窗外翠竹珊珊，姜嬈只覺心曠神怡。

這等好天氣，便該打馬上鳴鶴山，掬一甕山泉水回來烹茶才是，她卻在此費腦子，可有了前世的教訓，她不敢再慫懶。

韓姨娘離開之前，她悄悄吩咐心思細密的松雲跟著，松雲平時話不多，卻難得會些拳腳功夫，派她去倒是比蘿月合適，不易打草驚蛇。

其實她就想看看，韓姨娘的心思是不是像她猜測的那般。

松雲小聲回道：「韓姨娘回了院子，砸碎一副茶具，便藉口昨夜沒睡好，懨懨地歇下了。」似乎想到了什麼，又補了一句，「歇下之前，還特意叮囑身邊的采薇，隔日把外院負責採買的黃大成叫來，她要親自叮囑他採買哪種新茶具。」

松雲不知姜嬈為何突然關心起後院的姨娘來，只是姜嬈怎麼說她便怎麼做，並不會妄自揣測。

「哦？沒想到韓姨娘還是個風雅人物。」姜嬈輕笑著，若有所思，隨即淡淡吩咐，「回頭查查她和那黃大成是什麼關係。」

前世採買上也沒出什麼事，只是她婚事定下才幾個月，韓姨娘就莫名失蹤，姜嬭有些好奇，便叫松雲隨手查查，查不到也無妨，左右韓姨娘影響不到她爹娘就成。松雲頷首，先隨著蘿月陪姜嬭回屋，這之後才去打探事情。

姜嬭的頭還在疼，便沒有出門，一直到午後，趁著韓姨娘在園中賞花之時，姜嬭才特意隔著層層疊疊的花叢演了一場戲，跟蘿月好生絮叨了一番，她對嫁給宋梓言有多憧憬。

看著韓姨娘悄然飄遠的裙裾，姜嬭想到方才說的那些溢美之詞，心裡別提多噁心，恨不能將午膳吐出來，可一想到韓姨娘定不會讓她失望，姜嬭又覺得這噁心勁兒也不是那麼難以忍受。

翌日，晨曦透過長窗灑在窗下的短榻上，几案上的花觚裡養著一叢水仙，開得正好，似是剛剛採摘的。

姜嬭感覺昏昏沉沉，從錦被中探出手來，在額頭上一貼，她頓時笑了，不枉她昨夜北牖當風吹了半宿。

「蘿月，蘿月……」姜嬭一開口才發覺，自個兒似乎冷風吹過頭，嗓子都啞了。今朝日頭好，蘿月見姜嬭睡得沉，一早便搬個繡墩坐在姜嬭門外，曬著太陽打絡子，聽著姜嬭聲音不對，將手中未打完的絡子往繡墩上一丟，把腿便跑了進去。

「姑娘的頭怎的這般燙？」蘿月心知不好，也顧不上打聽宋府女眷來了沒有，出去便叫松雲去跟夫人說，請最好的大夫來給姑娘診病。

她拿乾淨的棉帕浸濕，擰得半乾，摺在姜嬭額頭上替她降溫。

這只是權宜之計，見熱度一點沒退，似乎還有更燙的趨勢，蘿月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似的，眼睛恨不得透過重重院牆看到大門外去。

松雲怎的這麼慢？若不是松雲比她腳程快，她就自己去請大夫了！

約莫過了大半個時辰，大夫終於來了，一番兵荒馬亂之後，姜嬭喝了一服藥，身上的熱度終於稍稍退了些。

她睡得迷迷糊糊，似乎聽到屏風外韓姨娘在跟她阿娘說話。

「夫人別怪妾身多嘴，宋家公子怕是跟姑娘八字不合，姑娘的身子向來康健，怎的偏偏下定這日就病得下不來床？」

韓姨娘聲音有些急切，林氏只當她也是真心關懷姜嬭，不由得將她的話在心中多思量了幾遍。

她和夫君對這親事本就不看好，而八字一說雖然玄妙，但嬭兒病得如此蹊蹺卻也是事實，嬭兒高熱未退，怎能出去見客？

想到花廳裡被晾了小半個時辰的宋府女眷，林氏心中暗自以己度人，恐怕男方家的長輩也覺得不吉利，這場親事，不做也罷。

林氏透過雕花架粉彩屏風，往裡邊望了一眼，眼中倒映著姜嬭縮在錦被中的身影，歎了口氣，心中有了計較。

聽到林氏出門的腳步聲，姜嬭也是心口一鬆，總算能好生睡個回籠覺。

姜家一應好東西都先緊著姜嬭，她自小便是衣食無憂，又被二哥帶著學了些騎射，身體底子紮實，到下晌時，熱度便退得無影無蹤，半點沒反覆。

林氏見狀心中更是肯定，回絕這門親事是個相當明智的決定，只是不知等嬭兒醒來知道此事，又會怎麼鬧一場，思及此，林氏便覺腦仁兒疼。

姜嬭卻沒功夫想這個，好不容易睡到神清氣爽，她只知道，得想個什麼辦法，跟前世素未蒙面的蘇玉城搭上話。

前世收了宋梓言那個妖孽的就是蘇玉城，所以姜嬭毫不懷疑，只要跟蘇玉城聯手，她一定能提前把宋梓言的狐狸尾巴揪出來，讓大晉的文臣武將們早做防範。可是，若她直接衝到蘇玉城面前去，告訴他，宋梓言是北遼三皇子的兒子，他三年後會帶北遼鐵騎滅大晉，蘇玉城怕是會請道士收了她吧？

姜嬭揉了揉眉心，好生苦惱。

這時，聽到松雲稟報說姜嬭已經清醒的林氏攜丫鬟玳瑁前來，玳瑁手裡捧著諸如桃膠、燕窩等滋補之物。

一見自家閨女身著玉色白扣立領中衣，披著淡紫底子折枝辛夷花刺繡長襖，倚著床頭的緞面繡團花引枕，一副黯然神傷的模樣，林氏只覺心都碎了。

嘴裡喚著「我的嬭兒」，急急上前，將她把懷裡揪成一團的錦被往上扯扯，「宋家小子有什麼好的，值當妳這般傷心？還不快躺好，若是再凍出個好歹，豈不是要娘的命？妳且先養好身子，娘看那宋梓言有剋妻之相，趕明兒定替妳張羅個比他好的！」

姜嬭聞言，差點破功，若是繃不住笑出聲來，娘會不會以為她傷心傻了？

她死死咬緊牙關，好不容易才把笑意憋回去，心道，娘呀，您好歹是遠近聞名的才女，何時學會神神叨叨替人看相了？

不過，阿娘說的也沒錯，若真論起來，前世她和郭飛燕都不得善終吧，說宋梓言剋妻也不全算冤枉他。

姜嬭憋得眼淚都出來了，方抬起俏生生的小臉，風寒初癒，氣色不及往常，煞白的面容更顯可憐，「阿娘，嬭兒真的嫁不成宋公子了嗎？若是……若是真如阿娘所說，嬭兒自此便再不會與他有任何瓜葛。嬭兒寧可不嫁人，也要好好地陪著阿娘，不叫爹娘憂心。」

見姜嬭傷心至此，還不忘說狠話來寬她的心，林氏心中更是心疼不已，恨不得去將庫房裡所有好物件都搬出來，只為博她一笑。

若她鬧一場，林氏倒還放心些，偏偏她不吵不鬧，這般懂事，林氏便尋思著，是不是該帶女兒去城外莊子上散散心才好，否則女兒整日惦記此事，獨自泡在苦水裡，非悶出病來不可。

姜嬭自然不知林氏所想，只想著瞧阿娘恨不能將她攔手心裡捧著護著，想必這時候提出再過分的要求，阿娘都會應允的。

「阿娘，影園的梅花應當開了，嬭兒想去表姊那住兩日。」姜嬭的嗓子好了大半，此刻嗓音甜甜糯糯，像是剛浸過桂花釀。

影園是蘇府後面擴建出的園子，在京都難得的鬧中取靜，園裡最聞名的不是梅花，而是沿湖而植的紅桃綠柳，連園中太湖石疊出的假山亦出自名匠之手。只在地勢稍高處種了一片梅林，不及永寧侯府的寒碧山莊，卻別有一番韻致。若為散心，去賞花問柳自然是個不錯的選擇，姜嬭此舉卻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她是奔著蘇玉城去的。

阿娘的話倒是提醒了她，與其貿然去跟蘇玉城套關係，稱兄道弟攜手抓奸賊，還不如伺機巧遇一回，讓爹娘以為她對蘇玉城一見傾心，設法將他們湊成一對來得快啊。

只要跟蘇玉城成了親，她還需要想方設法靠近他，取得他的信任嗎？

閨譽什麼的倒不打緊，她對成親終究心存芥蒂，左右是不打算覓良人以終老的，待將北遼的祕密公諸於眾，管他要一紙和離書便能重獲自由。

傳聞蘇玉城冷心冷情，從不近女色，她也並不擔憂會因此被冒犯。

「嬭兒想去影園？」林氏面色微訝，嬭兒還是頭一回在傷心之時不找郭家姑娘，轉而找慧如丫頭。

稍稍一想，林氏便釋然了，嬭兒怕是主要想去影園散心吧，找慧如只是順帶。不論姜嬭的目的是什麼，林氏都樂見兩姊妹多相處，可她還是忍不住擰了擰眉心，「可影園裡林深水氣重，仲夏納涼再好不過，此時前去若再染風寒怎生是好。」姜嬭一聽，烏亮烏亮的眸子瑩瑩閃動，似有水光，眼神裡又是期待又是委屈，林氏哪裡受得了她這可憐模樣，一咬牙便應下了，左右不過提點下人多備幾個手爐的事。

說服了阿娘，姜嬭便歡歡喜喜地著松雲去蘇府遞拜帖，收到表姊蘇慧如回帖的時候，她方才用過晚膳，正握著一盞霧氣氤氳的銀絲冰芽，小口小口啜著。

三日之後，乘著四人抬的繡帷小轎，從蘇府大門左側角門進去，轎子停在垂花門外，蘿月將手中的銀狐披風替姜嬭繫上，跟她身上粉底繡梔子花蜀錦掐腰襖裙正相配。

才下轎，姜嬭就見到垂花門裡笑盈盈的姑娘，正是蘇慧如。

蘇慧如迎上前，含笑道：「原想著等妳身子養好了，下帖請妳來玩的，不料咱們竟想到一處去，嬭兒還先下了帖子，身子可好些了？」

蘇慧如性子爽朗不造作，禮儀規矩樣樣挑不出錯來，舉手投足總顯得較旁人大氣。用林氏的話說就是，慧如這丫頭，是高門大戶夢寐以求的正妻人選。

只不過，其父蘇放是大晉開國以來，最年輕有為的丞相，放眼京也都沒幾家敢開口求娶就是了。

林氏不是沒想過親上加親，早些年她便有意撮合外甥女跟自家大兒子，可惜兩人只有兄妹之情，擦不出半點火花來，林氏再眼熱也只得作罷。

這些姜嬭統統知道，是以她打小便覺得，蘇慧如搶了她在阿娘心中的位置，阿娘更歡喜表姊做她女兒，漸漸地就不喜跟蘇慧如玩在一處。

此時再見表姊，姜嬪卻眼眶微熱，淚光閃動。

前世表姊也曾勸過她，叫她對宋梓言不必那般執著，若男子真對某位女子上心，必會早早娶回家藏著，而不是推三阻四一拖再拖。可惜她那時豬油蒙了心，愣是一句都沒聽進去。

姜嬪忍住淚花，笑意嫣然，原地打了個旋兒方才站定，「我都好全了！表姊可是嫌嬪兒來得早了？果真如此，我便過幾日再登門。」說罷，她虛提著裙襬，作勢要走。

蘇慧如忙拉住她，哭笑不得地在她額間點了一記，「妳呀！這張嘴巴我是說不過的，快進屋，自有好吃食能給妳堵上！」

她雖不知姜嬪為何忽而跟自己這般親近，心裡卻很歡喜，若真如姨母所說，嬪兒從此開了竅，不再將那宋梓言放在心上，自然最好不過。

父親早便說過，宋梓言此人眼中藏著野心，嬪兒那萬事不操心的性子，宋公子終歸不會是良配。

姊妹倆相攜著往影園走去，蘿月等丫鬟一路跟隨在後。

影園確實有些清冷，這時節，山影重重，柳影娉婷，倒映於水波之上，春風過處，湖水微皺，一圈圈漣漪蕩漾開去。

青山碧水，滿目清冷，唯有山腰上的那片梅林，紅粉相間，恍如霓霞，叫人心生暖意。

繞了大半個影園，兩人這才往梅林去，姜嬪搓著手，跟表姊走在曲曲折折的石階上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閒話，口鼻吐出的氣都是白的。

她面上帶著笑，心裡卻兀自懊惱，這般冷的天，就該待在暖閣裡聽琴品茗，她這麼大冷天的跑到影園，想撞大運邂逅蘇玉城，是不是太傻了些？

左右還有三年，她何必急於一時？

姜嬪忍不住打起退堂鼓，但隨即又驚覺自己懶病犯了，重活一世誰知道會生出什麼變數若不警醒些，莫不是還想去死一死？

姜嬪一個激靈，決定還是設法見到蘇玉城為妙。

蘇慧如見她凍紅了鼻尖，只當她冷，將懷中手爐遞給她，道：「快到了，樓中暖閣裡燒著炭盆，咱們走快些。」

其實姜嬪只是手冷，臉頰、鼻頭被冷風吹得有些僵硬，身上卻暖融融的，這會子若真進暖閣，必得出一身汗。

姜嬪搖了搖頭，微僵的唇角扯出一抹笑，「我不冷，表姊若冷便先去，我再往上爬爬，去山頂的冠雲閣瞧瞧。」

見她神色不似作假，蘇慧如想著她許是想一人清靜清靜，便頷首由著她去。

姜嬪體力不差，又有目的，一路往山頂走去，蘿月卻是有點支撐不住，姜嬪便讓她慢慢的走，自己獨自上了冠雲樓。

冠雲樓在影園最高處，不僅能俯瞰整個影園，甚至能看到遠處的汴河風光，風景極佳。姜嬪卻不是上來看風景的，她是想找人。

常言道，站得高，看得遠，她就想碰碰運氣，看以她的目力，能不能看到蘇玉城

在哪一塊出沒，若是見著了，她明日就去會會。

蘇玉城是蘇放的侄子，到底是外男，她又沒見過，貿然向表姊打聽，著實怪異。行至冠雲閣三樓樓梯口，姜嬪俯身捶了捶酸痛的小腿，為了見蘇玉城，她一日走了半年的路。

稍稍好受些，一抬頭，髻上珠翠啾啾，姜嬪剛抬起的腳頓時僵在半空，杏目圓瞪，活像林中受驚的幼鹿。

蘇玉城！

他竟然在這裡？

三樓的簾子被高高捲起，山風料峭強勁，將他身上鴉青色杭綢素面夾袍袍襪吹得飛起，露出一角白褲與皂靴。

此時的他看起來似有些陰鬱，玉面修容，寬肩窄腰，生生立在那裡比山間翠竹還清冷，簡單束著白玉冠，他周身的氣質將上等白玉的光彩都奪了去。

姜嬪很快就回過神來，優雅地放下了腳。

「公子見諒，小女子並非有意叨擾。」她面帶嬌羞，匆匆瞥了他一眼，又低下頭。唔，一見傾心的橋段，話本子裡皆是這般寫的，她演成這樣，應當無錯吧？

可轉念一想，她又忍不住暗罵自個兒太蠢，此處又無旁人，她費勁巴拉地演給誰看？真是要蠢哭了。

想到這裡，姜嬪便大大方方抬起頭，像換了個人似的，向蘇玉城走過去，與眉心皺得更深的他一同憑欄站在山風裡。

「你就是那位，不慕財物，只要書簿的蘇玉城？」姜嬪費心搭訕，覺得自己此刻活像個沒話找話唐突佳人的登徒子，尷尬至極。

蘇玉城望了她一眼，眸中閃過一絲困惑，此女是誰？為何有些面善？

可當他眼角餘光掃到姜嬪的衣角被風吹起，跟他的挨在一起，眉心便擰成一個川字，猛然後退一步，把姜嬪嚇了一跳。

她說什麼了？明明是恭維也來著，幹麼反應這般大？

蘇玉城自幼父母雙亡，被族中叔伯兄弟欺壓，十歲上捨棄財物，拉著一車書自立門戶。此事還是幼時表姊說與她聽的，彼時恰逢姨丈回鄉祭祖，聽聞此事，念其一心向學，便破例將這位遠房侄子收入府中親自教導，不消說，其他族人悔得腸子都青了。

「正是蘇某。」蘇玉城語氣生硬至極。

他原是不想搭理眼前的不速之客，若非先前他想事情想得太入神，又怎會連有女子上冠雲樓都未曾察覺？只不過方才一時情急，反應過激了些，顯然太過失禮，才勉為其難回了一句，算是賠罪。

眼前的女子比旁的鶯鶯燕燕更讓人捉摸不透，一會兒一張面孔，他是避之唯恐不及，只想快些離開此地。

姜嬪聞言撇了撇嘴，傳言果然非虛，蘇玉城果然是個不近女色的主，那眼神，何止不近女色，簡直不近人情！

若非有事找他，她豈肯捨下臉面糾纏？

姜嬪正要再接再厲，再起話題，誰知，那廝竟只答了一句，其餘的客套話都沒有，扭頭便走。

蘇玉城身量高，腿也長，轉眼便行至樓梯口，姜嬪不由得急急追過去，她也不清楚追過去做什麼，只知道若是這麼輕易叫他走了，下回還不知何時能再見。

可惜跑得太過急切，她被自個兒裙襬絆到，站在臺階最高處直直向下跌去。

要命，此生怕是不用等宋梓言來害她，她自個兒便能摔死。

蘇玉城聽到動靜，剛跨下最後一級木階的他，猛然轉身，見姜嬪花容失色地自上方撲倒而來，腦中竟閃過似曾相識的畫面——

那年，他剛來蘇府，人前處處留心，唯恐叫人抓住錯處，再送回蘇氏族中，以蘇氏族人的做派，他的處境只會比來蘇府前更為艱難。

後來無意中聽到蘇伯父的話，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留在蘇府的心思更是堅定，只有留在蘇府，他才能早日學成文武藝，一步步走到金鑾殿上，親自看那人一眼！

只是饒是他面上再冷靜自持，心思再如何堅定，畢竟年紀小，人後也免不了生出寄人籬下的惶然無措。

那日他獨自一人在影園一棵大桃樹下捧著書冊發愣，忽而從繁茂的枝葉間落下個粉衫綠裙的女童，直直落到他懷中，隨她一起落下的，還有數十枚粉綠粉綠的桃子，不十分熟，其中一枚砸在他額角，登時起了包。

那種桃子他在蘇家老宅也見過，得熟透了才可口，他看著人和桃子不禁想，不知哪家貪吃的女童如此膽大，竟背著眾人獨自來偷桃吃。

他還沒開口說話，她已經見著有人過來，急急跑開，他這才發覺拂過衣襬的那隻手既紅又癢，定是她用衣裙兜過桃子，衣裳叫她蹭上了許多桃毛惹的。

他想要提醒她，卻見她提著綠羅裙，一跳一跳地繞過太湖石躲遠了……

眼前的少女似乎與記憶中的女孩重合，蘇玉城一時忘卻男女大防，本能地伸手去接。

姜嬪卻打算自救，她撲到一半才想起，她小時曾從樹上摔下過，後來為了避免這種糗事再發生，特意跟二哥學了幾招花拳繡腿，飛簷走壁未必能行，至少能不摔成個狗啃泥。

將臂上搭著的披帛一甩，輕易便纏在欄杆上，稍稍借力便攀上木欄，隨即往朱紅蓮花柱頭一點，便要順著披帛滑下去。

誰知，左腳上套著的赭色夾棉錦緞繡鞋忽而脫足而出，朝著蘇玉城的面門直直飛去。

姜嬪驚呼道：「小心！」

然而還是晚了一步，蘇玉城反應過來時已是避之不及，額角被那隻繡鞋狠狠砸中，隱隱作痛。

姜嬪見他額角被砸得有些青紫，心中暗自愧疚，原本想說兩句軟話賠罪來著，可眼見著繡鞋一彈，竟順著木質欄杆間隙，直直往冠雲閣一樓落去，她哪還顧得上賠禮道歉？

她趕忙將蘇玉城往牆邊一推，一手扶欄杆，一手提裙角，套著雪緞襪子的那隻秀

足稍稍抬著，一跳一跳匆匆下樓撿繡鞋去。

此情此景，讓蘇玉城對當年的事，印象更為深刻，腦中閃過方才驚鴻一瞥的景象，神色略略僵硬，那繡鞋的鞋面上似繡著小小白菊？他怕是再也無法直視菊花了。姜嬾也沒有比他好到哪去，頭一回被外男見著她的腳，一時羞赧懊惱，便沒注意到右臂的衣袖被那欄杆上的蓮花柱頭勾住了，一拉一扯，「滋啦」一聲撕出條大口子來。

果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，姜嬾生生懊惱今日出門怎的沒翻翻黃曆，本想給蘇玉城留個好印象，日後相見增進信任更為容易，如今倒好，印象是夠深刻，卻不是好的。

這還沒完，下至一樓，她剛要撿繡鞋，上邊傳來蘇玉城的腳步聲，姜嬾下意識地抬頭，卻見他手中正拿著她方才落下的披帛，眉心蹙得能夾死蚊蠅，眼中的不耐也毫不掩飾。

姜嬾尷尬地扯扯唇角，露出平生最僵硬的微笑，隨即低頭正要穿鞋，又是一串輕盈的腳步聲傳來。

「嬾兒。」蘇慧如剛叫了姜嬾一聲，便看到姜嬾狼狽的樣子，眼角餘光再掃到站在臺階上，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的蘇玉城，一時間就想出了一場大戲，饒是平日裡伶俐的她，一時間也傻得不知該說什麼好。

蘇慧如是來給姜嬾送手爐的，山頂濕寒風驟，她在暖閣裡終究放心不下姜嬾，便拿著手爐尋了上來，卻沒料到會見著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。

她唇角翕動，眼神在神情呆滯的姜嬾和蘇玉城間梭巡了好一陣，方才開口打破寂靜，「嬾兒跟從兄如此有緣，竟在此間遇著。」

經過深思熟慮，蘇慧如決定還是不要將從兄對嬾兒一見傾心，嬾兒卻不樂意，倉皇而逃，繡鞋都跑掉一隻，從兄竟還窮追不捨這一樁事說出來。

萬年不近胭脂色的從兄，一朝開竅，竟是如此霸道強硬，可即便對嬾兒有意，也該徐徐圖之，豈能這般孟浪？蘇慧如暗自搖頭，從兄於家國大事上頗有見地，於兒女情長實在狗屁不通，咳咳，不諳世事。

回頭她得細細問過嬾兒，若嬾兒並未因此生厭，從兄倒是比那宋梓言強上許多，她再稟過阿娘，叫她跟姨母好生敘敘才是。

姜嬾思緒忽然僵凝，似有一刻之久，待被敞開的大門外吹來的冷冽山風吹醒心神，才忙解釋道：「表姊，並非妳想的那樣，我們……」

她很想說她與蘇玉城只是偶遇，一切都是意外，卻忽而頓住了。

為何要解釋？表姊誤會，因此撮合她與蘇玉城，豈不正合她意？

頭一回邂逅蘇玉城就鬧這麼一齣，姜嬾自認面皮不夠厚，怕是一個月都不能再生出勇氣站在他面前，還不如破罐破摔，將錯就錯的好。

於是，姜嬾的解釋戛然而止，匆匆朝蘇玉城那廂望了一眼，粉面似桃花，杏眸如含春，唇瓣咬得發白，方扭捏道：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悅君兮君不知。」

話畢，顧不上呆若木雞的蘇慧如和無辜被拖下水的蘇玉城，套上繡鞋，掩面而逃。蘇慧如上前，朝蘇玉城施了一禮，瞥了一眼他握著姜嬾披帛，指節發白的手，不

由莞爾，「慧如會替兄長去求爹娘成全，兄長切莫辜負嬖兒才好。」蘇玉城聞言，感覺一道青天霹靂當頭劈下，將他平靜無波的日子一朝劃破。幾步開外的蘇慧如卻恍然未覺，她謹守禮儀，眸光微垂，並未直視蘇玉城，壓根沒看到他鐵青的臉色。

同在蘇府幾回寒暑，蘇慧如跟從兄閒話的機會卻並不多，並不瞭解他，見從兄張了張嘴，卻無話可說，以為是默認了，便施禮離開，去追姜嬖。

姜嬖一溜煙奔至梅林外，站在高臺上，斜倚石欄，森冷涼意透過衣物直入肺腑，她卻仍嫌不夠，恨不能跳到下邊澄碧如翡翠的湖水裡游兩圈，醒醒腦子。

往日她也是阿娘身邊最讓人頭疼的嬌嬌女，卻從未如今日這般莽撞過，姜嬖以為，重活一世，她未變聰明不說，似乎還更不好使了。

這也堅定了她拉蘇玉城做盟友的心思，否則以她一人之力，怕是兩世加起來依然鬥不過宋梓言，他身邊可是有個不離不棄，掌控著不少高官大吏把柄的郭飛燕。若非郭飛燕有腦子，又是吏部尚書府上嫡女，放在身側既有面子又有裡子，宋梓言能讓她懷上他的骨肉？

姜嬖下意識地拿指甲有一搭沒一搭地摳著冷硬石欄，凹凸不平帶著天然紋理的石面，將她修剪得宜瑩潤如珠的指甲磨去一層。

她望著缺了一角的指甲，並未在意，反而勾起唇角，他們兩人的關係真的那般牢不可破嗎？她不信，宋梓言且不說，野心勃勃之人並不容易被外物干擾，郭飛燕卻不一樣，耽於兒女情長的女人是很好對付的，一如前世的她。

「嬖兒果真對從兄一見傾心？」蘇慧如的聲音忽地傳來。

蘇慧如心中本來還有疑慮，不明白冠雲閣裡究竟發生了何事，讓姜嬖能捨下心心念念的宋梓言，對蘇玉城暗生情愫，可她方才躲在一旁，見姜嬖一會兒歡喜，一會兒蹙眉，真真是既憨又傻，情竇初開的模樣不似作假，這才有此言。

姜嬖心知表姊是在打趣她，便朝著白皙的手指哈出一口熱氣，趁表姊不備去撓她癢癢，笑鬧道：「叫妳取笑我！趕明兒妳同姊夫成親，嬖兒必得取笑妳！」

蘇慧如長她一歲，已定下婚約，未婚夫是永寧侯世子蕭邦彥，他性子仁厚恬淡，美風儀，博涉書史，跟表姊甚是相配。

可惜前世表姊與世子之間終日橫著一根刺，並不能真正琴瑟和諧。

前世兩人成婚前月餘，從未納過侍妾通房的蕭邦彥，忽然收用了一位美貌婢女，蘇慧如剛過門，便鬧出婢女身懷六甲之事，讓她好好的婚事淪為笑談。

今生必得叫表姊有所提防才好……姜嬖想到這兒，又為自己的計畫憂心起來，表姊的事尚且好辦，今日冠雲樓這齣還不知蘇玉城作何感想，若兩家議親被他拒絕該如何是好？

第二章 路遇狗男女

姜嬖的擔憂確實不算多餘。

眼見著殿試的日子將近，蘇慧如跟蘇夫人提過一嘴，林氏又因為女兒的撒嬌而來探問，蘇夫人自然告訴了丈夫，讓他去試探蘇玉城的意思。

蘇放想著姜嬖是個不錯的人選，又想著給蘇玉城的殿試添些喜氣，便提前詢問他。

聽妻女的口氣，蘇放本以為此事十拿九穩，豈料蘇玉城竟當場推拒。

想起那位的囑託，蘇放是想讓蘇玉城平平淡淡度此生的，只是蘇玉城越長大，他越是看不透，明明一表人才，卻不解風情，明明手不釋卷，卻對出仕並不熱衷。身分有別，又不當真是自家侄兒，蘇放也不好相勸，便告知蘇玉城無意，讓妻子轉告姜家。

眼見著姜嬪將宋梓言拋在腦後，對蘇玉城上了心，林氏雖然覺得姜嬪變心的速度太快，卻又想女兒本就是想一齣是一齣的性子，要說對宋梓言有多麼深愛也未必，而蘇玉城人才品貌又比宋梓言出色，倒也不覺得奇怪，樂意結這門親。卻沒想到蘇玉城不同意，對此她也沒轍，只能喟歎女兒婚事太不順遂，姜嬪別像上回那般執拗才好。

林氏到姜嬪的房裡把事情說了，又勸慰道：「嬪兒，玉城他沒應，此事就此作罷吧，那次的事無人敢傳出去，不會於妳閨譽有礙的。」

等了大半個月，結果事與願違，姜嬪挑著頭面的指尖一頓，轉而拉著林氏的衣袖，「阿娘，嬪兒就想嫁與他嘛！除了他，嬪兒誰也不嫁！您若不應，我便去求爹爹，爹爹不應，我便絞了頭髮做姑子去！」

林氏憂傷扶額，好嘛，比上回還執拗！

姜嬪心裡火急火燎，要真不成，她上回的糗不是白出了嗎？她倒是希望那天的事能傳出去，可只有幾個人知道，總不能她自己傳。

她深覺不能把臉丟得更徹底了，否則她還沒嫁過去，就得被京中貴婦閨秀恥笑死。

「好好好，都依妳！」林氏無奈安撫道，細細打量著自家閨女，雲鬢似霧，粉黛未施，得天獨厚的好膚色清透粉潤，髮間僅綴著一支白銀卷鬚紅寶石簪子，卻襯得清麗無雙，宛如春日園裡開得最豔的海棠花。

不知蘇家小子眼睛是不是長頭頂上了，她這個做娘的還未必捨得呢，他竟不肯。左右須得先哄住嬪兒，否則她真的將非君不嫁的心思吵嚷出去，又要被取笑一回，本來跟宋家的婚事沒成便毒了一陣，幸而嬪兒近些日子沒出門，蘿月、松雲也未嚼舌根，這才讓嬪兒清靜了幾日。

「待妳爹回來，娘再跟他說去，總不會叫嬪兒失望便是。」林氏拍了拍她的手，柔聲勸著。

姜嬪見阿娘肯依她，自然懂得見好就收，耐著性子陪阿娘說些旁的事，母慈子孝了足有半個時辰，才將阿娘送走。

送走林氏之前，姜嬪軟磨硬泡的，終於得到阿娘首肯，許她去容翠軒挑些新鮮頭面，恐逛不盡興，午膳便在外邊用。

為了出門方便，姜嬪房裡時常備著幾身男裝，由著蘿月替她穿上石青色寶相花刻絲錦袍，頭戴元寶冠，腳蹬鹿皮靴，她身量比蘿月松雲都高些，唇紅齒白，儼然一位翩翩佳公子。

姜嬪似模似樣地把玩著手中的摺扇，在門房驚詫的目光中，大搖大擺地出了門。這倒不是她第一回著男裝出府玩，只不過從前甚少走正門，都是學著二哥的模樣，翻牆頭偷溜出去。

剛開春，御溝中荷花連花苞也未結，舊年荷葉亦呈枯敗之色，幸而溝邊夾雜種著的桃李梨杏已冒出新芽，甚至著了些小花苞，似乎能想像出春夏之交雲蒸霞蔚的盛景。

姜嬈沿著杈子外邊擺著的雜貨攤子走了片刻，便帶著蘿月、松雲拐進了旁邊熱鬧的如意巷。

容翠軒的夥計慣於跟深宅大院的夫人姑娘們打交道，從衣著打扮便知對方財力，一見姜嬈進門，便熱情上前，「公子是要送家中姊妹、長輩，還是給心儀之人挑首飾？」

姜嬈邊打量著手邊紅珊瑚頭面的成色，邊笑著問他，「有何講究？」

她曾有緣跟宮裡一位貴人學得一手口技，模仿飛禽走獸、風雨雷電皆不在話下，更遑論模仿男子的嗓音。

那夥計非但聽不出她是個女子，還似將她當成了不通世故的愣頭青，就此打開了話匣子，將其中關竅一一道來，用語詼諧，姜嬈聽得津津有味，倒也不覺聒噪。倒是裡邊兩位小娘子，打從她進門便注意到她，見她挑的皆是成色上佳適合年輕女子戴的頭面，暗暗猜測她是挑給心儀之人的，心中暗暗感慨，不知哪家的小娘子有此等福氣，遇上這般品貌絕佳的俏郎君。

姜嬈有所察覺，眼波隨意一掃，朝她們挑了挑眉，兩位小娘子登時粉面含羞，蘿月看在眼裡，只覺自家姑娘越發頑劣。

不過一盞茶的功夫，姜嬈便挑好三套頭面，最貴重的那套紅寶石頭面是預備著給表姊添妝的，還有一套赤金點翠頭面雍容大氣，適合阿娘，另一套翠玉頭面她夏日戴著最適宜。

林氏三不五時便會給她些零花銀子，轉到她名下的幾間鋪面，收益也悉數送與她做私房錢，是以姜嬈手頭比兩位哥哥都寬裕得多，連她二哥都時常來她這邊哄銀子花。

剛要叫夥計替她收好，忽而斜刺裡伸出一隻手來，指著那套翠玉頭面道：「這個我要了，煩請替我包起來。」

唔，聲音嬌嬌柔柔，耳熟得緊，她跟這位「好姊妹」，果真有緣。

姜嬈側過臉去，勾起唇角，似笑非笑地望著眼前粉衫紫裙，身形纖瘦，弱柳扶風的郭飛燕，搶了她的未婚夫便算了，左右是她不要的，要來搶她的頭面，就得看看她是不是有那麼大的臉面了。

「嬈兒？」

郭飛燕還愣著，一道略帶懷疑的叫喚傳進姜嬈耳裡，隨即一個身影靠近，正是宋梓言，顯然宋梓言一眼便認出她來。

這些日子，郭飛燕給她下過幾次帖子，都被她以身子不適為由推拒，此時好端端地站在郭飛燕面前，姜嬈並沒有半點心虛，她暫時沒心思跟郭飛燕演什麼姊妹情深。

倒是宋梓言挺有意思，親事不成，不便來府中探望，便讓小廝往家中送信，起初她還看看，後來覺著沒意思，拆也沒拆便丟進火盆子裡做柴燒了去。

她怎麼也想不明白，前世一直對她若即若離的宋梓言，怎麼一朝被她悔婚，竟巴巴纏上來，話裡話外透露著不理會那些相生相剋之說，只盼與她朝朝暮暮的意味。但既然想與她朝朝暮暮，怎麼這會子又陪郭飛燕買首飾來了？

姜嬈這才反應過來，難怪前世郭飛燕從來不缺名貴的衣裳首飾，盡是從宋梓言身上薙的羊毛吧，畢竟她不缺銀子，郭飛燕卻是缺得很。

甭管郭尚書背後昧了多少金銀之物，面上他可是最清廉不過的好官，那點俸祿花在妾室身上猶嫌不足，哪有多少漏給郭飛燕？

「嬈妹妹，真的是妳啊，妳扮成這樣，姊姊都沒認出來。」只看側臉，郭飛燕確實沒認出來，否則也不會將她錯認成哪個高門大戶的貴公子，故意藉著購買首飾想要搭訕一番。

她得憑藉自身優勢多結交一些有用之人，只要她一直對梓言有用，梓言便永世不會捨棄她，她才不是姜嬈這種可有可無的蠢貨。

只怪爹爹並非聖上心腹之臣，否則哪有姜嬈什麼事！

郭飛燕悄悄側身，望了宋梓言一眼，察覺到他眼中的驚豔之色，眸光頓時一寒，姜嬈即便著男裝也是個狐媚子。

此番小動作，被姜嬈收入眼中，心中倒是愉悅得緊，含笑道：「飛燕姊姊也喜歡這副頭面嗎？倒是跟妹妹心有靈犀，可惜是我先挑中的。」

旁邊的夥計一臉尷尬，店有好貨百家求自然是好事，可這氣氛明顯怪異，俊俏公子原來是女扮男裝，他只盼著她們果真是好姊妹，莫把店砸了才好。

容翠軒專做高門大戶的生意，所有首飾皆是能工巧匠製作，每一款皆是獨一無二的，保證戴出去不會重樣，是以即便價格高些，依然門庭若市。

姜嬈的話一出口，便在郭飛燕心中砸出響來，姜嬈是暗示她搶了宋梓言嗎？隨即暗暗搖頭，姜嬈那麼蠢，不可能發現的。

「確是緣分，既是妹妹先挑中的，姊姊自然不會與妹妹搶，姊姊家中尚有幾副舊頭面，改日拿去鋪子裡打成新鮮樣式，也不耽誤賞花的。」

她說的賞花，是永寧侯府辦的賞花宴，姜嬈也收到了請帖，地點便在寒碧山莊。郭飛燕說這番話時，語氣裡很是帶著委屈，面上也帶著落寞之色，若是往常，姜嬈定會傻傻地將東西買下來贈與她，唯恐她回頭被旁的貴女恥笑。

可如今，姜嬈學乖了。

郭飛燕會不會被人恥笑跟她有什麼關係，難道這容翠軒裡除了這副頭面，就沒有旁的能入郭飛燕的眼了？

心下這般想著，姜嬈面上便也不作假，歡歡喜喜地叫松雲遞了銀票，足足三千兩，讓夥計當著郭飛燕的面將首飾包好，見郭飛燕嫉妒得眼眶泛紅，姜嬈越發覺得這銀子花得值。

叮囑夥計將東西好生送去九如巷姜府，她搖著摺扇待要出門，抬眸無意間觸及宋梓言欲說還休的眼神，這才想起他的存在。

「嬈兒可是為著小定那日之事，信了訛傳，要同我劃清界限？」宋梓言一副被辜負後黯然神傷的嘴臉，看得姜嬈雞皮疙瘩抖落一地。

她忙撇清干係道：「請宋公子自重，姜宋兩家到底沒過定，還請喚我一聲姜姑娘。訛傳我倒是沒聽著，只是下定那日小女子不巧病得起不來床，惹得宋家長輩不喜，拂袖而去，婚事作罷倒是真的。」

其實對方倒不是刻意不給姜家臉面，宋家也沒有這種膽子，只是原以為鐵板釘釘的事，枯等大半個時辰不說，最後還沒成，宋家長輩才氣壞了，一時忘了禮數。這事宋梓言也清楚，甚至為此少見地在內宅發了好一通脾氣，除了魚雁傳書哄著些姜嬖還能如何，總不能巴巴再上門道歉，好似他們宋家多想巴著姜家。

是以，姜嬖這般說，宋梓言一時竟沒想到合適的話來圓場。

見他臉色微沉，向來溫潤和煦的眸子亦是晦暗不明。姜嬖故作不知，繼續道：「至於劃清界限，宋公子實在是言重了，小女子與宋公子本就發乎情止乎禮，並無私交，又何談劃清？不過……」

她眸光閃爍，在宋梓言和郭飛燕之間掃了兩圈，映麗的面容更添一分俏皮，「我倒是覺得親事不成正是天意，宋公子與飛燕姊姊同遊，宛如一對璧人，飛燕姊姊連一副頭面都不會同我爭，我又怎會同她爭這等好事呢。宋公子失之東隅收之桑榆，往後切莫舊事重提才好，否則將飛燕姊姊置於何地？」

圍觀者眾，其中不乏知曉內情之人，見她言詞大方，目光澄澈坦蕩，便先信了三分，但聽到郭飛燕的事情，細一琢磨方覺不對。

眾人眸光交錯，心中疑竇頓生，似乎姜宋兩家親事不成另有隱情，並非宋家所傳，姜家迷信宋公子剋妻之說，而是宋公子欲坐享齊人之福，而姜家姑娘不樂意啊。姜嬖把一切變化看在眼中，不由暗自好笑，呵，不是喜歡狼狽為奸嗎，那她就成全他們，也不必等三年了，如今便成其好事，豈不快哉！

宋梓言原本以為憑姜嬖對他的感情，只消當面溫言細語哄幾句便能把親事重新提上日程，不料姜嬖連獨處的機會都沒給他，大庭廣眾之下就把兩家的事拿出來說道，且話裡話外都在說宋家不對。

她會如此行事，究竟是惱了他，還是他高估了自己在姜嬖心中的分量？

一向胸有成竹的宋梓言，頭一回懷疑自己的魅力。

倒是郭飛燕，被姜嬖的話嚇得面色發白，姜嬖是何時發現她與梓言之事？莫非是在因今日的事吃醋，才故意這般說的？她可不能認下，梓言大事未成，尚且用得著姜嬖，若因自己壞了梓言的好事，定會惹他不喜。

郭飛燕稍作沉吟，便直直望著姜嬖，眸中淚光閃閃，如清晨草葉上懸而未掉的露珠，哽咽辯解，「嬖妹妹，妳誤會了，我與宋公子並未相約同遊，只是碰巧在巷口遇見，聽聞他要好生挑一副頭面送妳做賠禮，卻不知妳的喜好，故而叫我一道參詳。」

「哦？那妳方才指著那翠玉頭面，是想叫宋公子買給我的？」姜嬖見她故技重施，又想同往日那般糊弄過去，卻並不按她的套路走，而是給她挖了個小小的坑。郭飛燕正心虛著，急著撇清與宋梓言的關係，未曾察覺姜嬖話中玄機，脫口而道：「正是，那副翠玉頭面正是嬖妹妹喜愛的樣式，姊姊還是很瞭解妹妹的。」

宋梓言已經聽出來不對，正要開口阻止，姜嬖卻兀自笑了。

「既然如此，姊姊方才又為何要強調，買不到這副翠玉頭面，便得回去拿舊首飾去參加寒碧山莊的賞花宴？」

眾人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看著嬌嬌弱弱的郭家姑娘，心機如此深沉，搶了姜姑娘的未婚夫不說，又想搶頭面，吃相不佳，嘴沒擦乾淨就想立牌坊，幸虧姜姑娘不是個傻的。

對上眾人似笑非笑，竊竊私語的模樣，郭飛燕臉頰臊得通紅，像被人當眾搥了一巴掌。

姜嬋都忍不住有些同情她了，到底還是年紀小，經驗不夠，這麼承受不了打擊的模樣，跟三年後冷冷叫人給她奉上鳩酒的郭飛燕，簡直不能比。

「咳咳。」姜嬋清了清嗓子，並不想一次把人給得罪得太徹底，做人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，畢竟她也不知道有沒有有一天得借郭飛燕的手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

「飛燕姊姊無須自責，妹妹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，翠玉頭面我確實喜歡，實在捨不得割愛，幸而我與宋公子親事未成，你們若能結成連理，妹妹必定備一份厚禮相賀。」姜嬋淺笑著，露出一排整整齊齊的貝齒，格外爽利。

她這話是誠心的，若是他倆真能成，她不僅要送大禮，還得早晚焚香祝禱，叫他們長長久久在一處，別出來禍害旁人才妙。

姜嬋說完，領著丫鬟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郭飛燕緊咬下唇，被姜嬋打擊得半晌回不過神來，她實在不明白，不過月餘未見，那個空長臉蛋不長腦子的姜嬋，怎麼忽而像被人打通了任督二脈似的，話語處處是坑。

望著身邊同樣沉默地望著姜嬋背影若有所思的宋梓言，郭飛燕心中稍定，這樣的姜嬋並不好糊弄，顯見是不會乖乖配合他們的，梓言是否會就此歇了心思？

若果真如此自然最好，她便再也不必擔心，有朝一日，梓言大事底定，她得費盡心思與天生麗質的姜嬋爭寵。

可惜她想錯了，宋梓言不僅沒有因此心生退意，反而被姜嬋激起了鬥志。

以前的姜嬋只是個腹中無物的空花瓶，此時的她卻恍如脫胎換骨，氣質皎若雲霞，似佛前開了光的寶珠，更令人喜愛。

若能讓姜嬋心甘情願助他，必將如虎添翼，比原本的謀劃更好，日後他必不會虧待於她，只是不知該如何讓姜嬋回心轉意？

宋梓言起了旁的心思，自然不肯讓姜嬋就這樣離去，當下說了句「姜姑娘留步」追出了容翠軒，郭飛燕雖然不知他此刻的打算，但也跟了上去。

姜嬋踏出店門前聽到了這一句話，卻沒停下步伐，她在前邊走著，腳步比平日快些，想不著痕跡地拉開與那兩人的距離，已是午膳時分，她可不想和兩個倒胃口的人一塊用膳。

正昂首打量街道兩側的幌子、招牌，看待會兒吃什麼好，耳畔充斥著街巷兩側攤販、貨郎的叫賣聲，一時竟未察覺身後有人跑馬的聲音。

郭飛燕側身一看，原是京中鮮衣怒馬的紈褲之一，壽安伯府的二公子孟崇，馬的速度不算快，卻是直直衝著前邊的姜嬋而去。

孟崇臉朝後不知在喚誰，並未瞧見郭飛燕暗暗拔下髮間金簪，趁人不備順勢在馬身上劃了一道。

駿馬吃痛，當即發狂，抬起前蹄，差點把孟崇甩出去，孟崇抓穩韁繩，險險坐穩，才發現前方盡在咫尺的姜嬭。

「小心！」孟崇驚呼。他雖性子頑劣，卻知道分寸，從沒鬧出人命過，否則不等爹爹請家法，姑姑就會先把他剝一層皮。前邊那小子身材纖瘦，沒有幾兩肉，若叫他的赤電一蹄子踢上去，哪還有命在？

不說蘿月了，會點拳腳的松雲聽到痛苦嘶鳴的馬聲也是嚇傻了，第一時間，竟忘了反應，壓根來不及去救人。

姜嬭明顯感覺到一陣勁風襲來，不消多想，她便知道，下一瞬會跟馬蹄親密接觸，只不知她這身骨頭耐不耐踢。

她心驚膽跳想要躲開，雙腿卻跟生了根似的，軟綿綿地定在原處，並不以她意念為轉移，她暗惱，吾命休矣！

突然，胳膊被人大力一扯，她瞬間被帶離原處，順著力道撞到那人胸前，馬兒險險擦著她後背奔馳而過，幸而孟崇勒住韁繩，在前方數丈遠處停下，才沒驚到更多無辜之人。

姜嬭驚魂甫定，心口怦怦直跳，待蘿月和松雲開口言謝，她才想起向救她的人道謝。

「多謝兄臺出手相助，救命之恩，沒齒難忘！呃……蘇玉城！」姜嬭一抬眼，被眼前上天尤為厚待，打造得精緻非凡的俊臉又驚了一回。

蘇玉城愣了一瞬，從這一雙明媚卻又透著聰慧狡黠的眼睛才辨認出是姜嬭，忙將她推至一旁，唯恐被她纏上。

偏偏造化弄人，怕什麼來什麼，這一推，姜嬭往後退了兩步又生生被扯住，蘇玉城擰眉一瞧，原是他腰間懸著的玉佩穗子與姜嬭的纏在一處，這詭異的巧合讓他面色越發陰沉。

過往十數載，早已教會蘇玉城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，美貌女子尤甚，是以對於眼前屢屢叫他出醜的女子，他只想遠離，並不願生出半分綺念。

眼見著蘇玉城又要惱她，姜嬭很是不服氣，她長這麼大何曾被人這般嫌棄過，不由心下冷哼，這回可不是她纏上他的，是他自個兒巴巴上來救她的。

撇了撇嘴，她伸手解著穗子，奈何玉佩下的穗子纏得太亂，她一時沒能解開，便朝蘿月招了招手，讓她幫忙，自己則別開眼去，不欲再看蘇玉城臉色。

這一看倒是不巧，正好對上宋梓言一臉晦澀難懂的神情，郭飛燕則靜靜站在他身側，緊緊攥著錦帕，面色微微發白。

「嬭……姜姑娘認識蘇公子？」

宋梓言身著廣袖袍服，藏於袖中的手緊緊握拳，姜嬭沒瞧見，卻能從他緊繃地唇角將他的怒氣窺得半分。

呵，這便氣惱了？若是知曉她不止識得蘇玉城，還謀劃著嫁他，宋梓言豈不是要羞憤而死？果真如此，那敢情好，她也能少費些心神。

「見過一次。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姜嬋和蘇玉城齊齊開口，回應竟是南轅北轍，惹得姜嬋壞心眼又起，眸子狡黠一轉，他就這麼想同她撇清關係嗎？她偏偏更想逗逗他了怎生是好？

剛要當著宋梓言的面演場戲，好叫宋梓言對她不該有的幻想斷得徹底些，忽而從巷口那端竄出另幾匹馬來，個個油光水滑，跟馬背上油頭粉面的主子一個模樣。咦？為首那匹馬似乎有些眼熟？姜嬋順著馬鞍往上一掃，呵，可不正是她的好二哥！

顯然姜勛也認出她來了，原本準備吹口哨嘲笑驚馬的孟崇兩句，一見著差點受傷的是姜嬋，登時驚出一身冷汗，抽出馬鞭子便向孟崇甩去，破口大罵。

「好你個黑心爛肺的孟崇！差點傷著我小妹你知不知道？若我小妹少了一根汗毛，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」

孟崇驚魂甫定，正坐在馬背上琢磨著該賠多少銀子好呢，聽得好友姜勛如此說，更是心虛，縮了縮脖子，聽著呼嘯而來的凌厲鞭風，未有絲毫閃躲。

只一瞬，背上便騰起火辣辣的灼痛，似有裂帛之聲，心知錦袍定是廢了，皮肉也得養上幾天才能好，可他並不敢跟姜勛計較，因為這個魔王發起瘋來比他還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偏生皇帝姑丈對姜勛也頗為縱容。

誰不知姜家姑娘是整個姜家的眼珠子？往常想見上一面都難，雖聽說樣貌出挑，可他連是扁是圓都不知，沒想到頭一回見便叫他栽了大跟頭。

孟崇心思這麼一轉，下意識地便瞅著姜嬋多看兩眼，當下眸子一亮，原來京中真有這般絕色，眉似含煙，腰如束素，即便身著男裝，亦不減其窈窕婉約之姿。

他要是叫老頭子去姜家提親，不知道老頭子能不能答應？

可背上火辣辣的疼提醒了他，護妹狂魔姜二就在旁邊，不由打了個哆嗦，將腦中不切實際的綺念拋得一乾二淨。

「姜二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若知道她是姜姑娘，我寧願自個兒滾下來被馬踢，也不敢嚇著她呀。」孟崇哭喪著臉告罪求饒，不等姜勛開口，便利索地翻身下馬向姜嬋陪罪，「在下無心衝撞姑娘，煩請姑娘見諒，明日必備薄禮登門謝罪！」

餘下幾人也跟著求情，「是啊，姜姑娘大人有大量，往後我等再尋著什麼好物件，盡數交給姜二送與妳做賠禮可好？」

這個孟崇她聽二哥說過的，雖是個不著調的主，卻不是什麼惡人……姜嬋回想方才情況，總覺驚馬時馬兒嘶鳴有異，有些蹊蹺，再見孟崇確實神色誠懇，更無心怪責。

姜勛猶自沉著臉罵道：「誰稀罕你們的好物件了，一個個的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以為我家小妹哪個狗子的東西都收的嗎！」

眾紈褲們这下可不幹了，跟姜勛吵起嘴來，唯有孟崇還一臉不安。

玉墜下的穗子已然解開，姜嬋緩緩踱步，一面細細打量馬身，一面隨意擺了擺手，

「小女子無事，孟大哥無須介懷。」

蘇玉城見她若有所思地察看馬匹，與他上回見著的模樣判若兩人，忍不住心生探

究，她當是個心中有丘壑的女子，假意傾心，處心積慮要嫁與他，究竟是為何？他眸光淡淡一掃，將周圍人的神色盡收眼底，他不擅長記住人臉，就像不久前才見過姜嬋，可若不是她的眼眸太過引人注意，他也認不出她來，然而他對旁人的眼神、表情尤為敏感，發現郭飛燕的神色似乎頗為緊張。

郭飛燕能不緊張嗎？一時忍不住出手，方才已被宋梓言發現不說，這會兒竟連一向心寬的姜嬋也起了疑，是以她只能用錦帕擦乾血跡重新簪於髮間，並不敢隨意丟棄。

可惜錦帕尚在手中，不好處理，她想著萬萬不能叫姜嬋發現才好。

郭飛燕心思一轉，頓生一計，若宋梓言肯替她遮掩，收了她的帕子，她再上前阻止姜嬋，定能遮掩過去。

打定主意，便一臉無助地望著宋梓言，戰戰兢兢地將帕子悄悄塞於他手中，如水的眸光楚楚可憐，無聲地說：「梓言，救我。」

宋梓言眸光一閃，有片刻猶豫，若他不幫郭飛燕遮掩，而是直接將此事和盤托出，姜嬋是否會因此與他再續前緣？但若他幫了郭飛燕，縱然失了一次讓姜嬋對他改觀的機會，卻能讓郭飛燕對他更為死心塌地……

略一權衡，宋梓言便心中有數，正欲將帕子收起來，卻聽到一聲怒斥——

「宋梓言！你才要跟我家小妹訂親，怎的今日就收了旁人的帕子？」

姜嬋剛發現馬腹上一道極短卻很深的傷口，便聽到二哥這聲嚎叫，轉過身來，已見姜勛下馬跑來，一把抓起宋梓言的手腕，那隻手裡的錦帕似沾有點點血色，被風吹得飛舞抖動，尤為明顯。

姜嬋杏眸微微一眯，那帕子素淨雅致，正是郭飛燕素日的品味。

姜勛向來粗中有細，舉著宋梓言的手，惡狠狠地瞪了郭飛燕一眼，朝著大夥兒道：「京中誰不知曉宋梓言有曠世奇才，是個不可多得的好郎君，前幾日來我姜家下定不成，我還著實替小妹惋惜了幾日，不想，今日便見著他當街與閨閣女子私相授受。」

「好你個宋梓言！說，你們是何時勾搭在一處的！」姜勛大喝一聲，郭飛燕慘白如紙的面容，抖如箭繃的身姿也不曾讓他生出惻隱之心，猶不解恨，擰眉掃了帕子一眼，又添上一把火：「這帕子上為何有血跡？該不會是什麼贓物吧？」

嚇得郭飛燕一個激靈，忙矢口否認，「什……什麼贓物？我……我不知道，你莫要血口噴人！」

她今日是觸了哪位神仙楣頭，竟如此不順？驚馬沒能傷到姜嬋不說，甚至沒能挑起姜家和孟家的矛盾，若叫姜嬋他們發現實情，豈不是要讓郭家被姜孟兩家同時記恨上？

只一想，郭飛燕便幾乎要站不住，姜家背後有晉康帝，孟家背後有孟皇后，同時得罪帝后，莫說要助宋梓言登大位，自己做皇后了，能不能活過明日尚且未知。郭飛燕心中叫苦不迭，被逼到絕境，卻是束手無策，只能無助地望著宋梓言，期盼著素有急智的宋梓言能助她渡此難關。

可惜宋梓言這會子壓根兒沒功夫看她，又怎會憐香惜玉。

「姜二哥誤會了，在下並未……」宋梓言的眉心此刻蹙得能夾死數十隻蚊蠅。不待他說完，早沒了耐心的姜勛眨眼間打斷，「別亂攀親戚，我可沒你這麼個不知廉恥的小弟，眼見為實耳聽為虛，我要連自個兒眼睛都不信，還能信你那張破嘴？」

想到方才的畫面，姜勛對著這張道貌岸然的臉幾欲作嘔，別過臉朝姜嬈道：「小妹日後可得擦亮眼睛，再別被某些偽君子蒙蔽了去！」

他一副恨鐵不成鋼的面孔，活脫脫就是平日爹爹訓他時的模樣，姜嬈看得差點笑出聲來，為了讓她好不容易威風一回的二哥別破功，生生忍住，乖乖巧巧地說：「二哥寬心，嬈兒再不會對宋公子有半點非分之想，宋公子不安於室，姜家卻是高攀不起。」

宋梓言聞言，一口老血自肺腑洶湧而上，幾乎要噴薄而出，他咬緊牙關，死死盯著郭飛燕，若是目光能殺人，他早已在郭飛燕身上戳出了無數個血窟窿。

姜嬈淡淡掃了郭飛燕一眼，事已至此，也算真相大白，她並不想追究郭飛燕是用何物傷了馬，又是否存了置她於死地的心思。

經過錦帕一事，宋梓言和郭飛燕怕是很難再尋著旁的好親事，如此湊成一對，光宋梓言的報復就夠她喝一壺的。

姜嬈轉身，正要借姜勛的馬打道回府，卻聽沉默許久的蘇玉城忽而開了金口——「素聞赤電通人性，能識人氣息，若為人所傷，必能識出此人，不知孟公子可否借馬一用？」

孟崇呆滯了一瞬，赤電是他心頭好，被人所傷他自然心疼，可赤電通人性還能識人氣息？他這當主子的怎麼頭一回聽說？

他下意識地望了姜勛一眼，見姜勛面色無異，當即應允。

姜家和蘇家是親戚，同為男子，姜勛自是見過蘇玉城的，只是蘇玉城會讀書，時常將他打擊得渣都不剩，是以他等閒不愛往蘇玉城跟前湊。

雖不知蘇玉城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可姜勛至少清楚蘇玉城不會害姜家，於是默許了他的提議。

姜嬈兀自愣著，被姜勛拉到一旁，便見蘇玉城翻身上馬，身輕如燕，隨即伏在馬背上，貼在赤電耳畔不知在說些什麼，姿態如仙鶴折頸。

待馬兒似通人性，微微頷首，蘇玉城一夾馬腹，赤電便如一道閃電直直向郭飛燕的方向劈去，飛起的前蹄在朗朗晴空下劃過一道流光，如帶星火。

「撲通！」

馬兒竟將郭飛燕嚇暈了過去，倚著宋梓言軟倒在地，宋梓言長身玉立，故作鎮定，面色卻是難堪至極。

馬蹄在郭飛燕腳踝邊一指處堪堪停下，稍有不慎，便能將她細細的腳踝踩得粉碎。蘇玉城穩坐馬背之上，居高臨下地掃過自郭飛燕髮間跌落的髮簪，神色淡漠地望著宋梓言，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光擦是擦不掉的。」

蘇玉城飛身下馬往巷口而去，姜嬈一臉崇拜的看著他，她向來以為自己的馬術算好的，沒想到小巫見大巫，跟蘇玉城一比簡直不夠看，回頭還得多練練才成。

姜勸的心思卻不在此處，朝著蘇玉城的背影張牙舞爪地喊道：「蘇玉城你站住！你抱了我小妹的帳還沒算吶！」

姜嬾，「……」二哥，你果真很閒是不是，回頭讓爹爹給你找點事做可好？

Crescent Family